

爱妻蜜语：曾经沧海难为水—李子曰



她倚靠窗户，从窗户俯视，一眼就看见人人爱慕的大卫王。他在欢腾跳舞，以身体全情投入地迎接耶和华的约柜回归大卫的城中。(撒下 6：16)

恩怨情仇千丝万缕

确实，人人都爱大卫，还爱到为他死；她想起她的哥哥约拿单。当然，也有人恨大卫，因嫉妒而恨，结果这人死了，他所恨的人作了王，还坐在他的宝座上；她想起她的父亲扫罗。而她呢？她想她是介于哥哥和父亲的中间吧，曾经深爱过，如今这爱，可能变质了；不一定就变成了“父亲的恨”，但已经不可能像约拿单那种爱，那种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也不悔的。

曾经，也是这样的窗户，她把她爱的大卫从窗户缢下去。



女勇士的表白

那时，她爱他，甚至爱到疯狂。因为那个年代，能像她那样勇敢又主动地向一位自己爱的男人表达，大概只有她。事实也是，圣经记载中，除了《雅歌》里的那位苏拉密女，就是她——米甲了！许多女孩还悄悄把喜爱的人放在心坎时，她放胆又自信地自我宣布：“我爱大卫！”(撒上 18：20)。

这句话像风一样，传到父亲扫罗耳中，这话可能也不经意地飘到大卫那里。尽管如此，那个年代，女性无法主张自己的婚姻，全取决于父亲，她明知在婚姻上女性无所作为，仍然勇于表达，不怕被羞辱，这是非常前卫了。

似曾相识的一扇窗

如今，相隔多年，她在似曾相识的窗户，远远俯视那位她爱得疯狂又前卫的丈夫。她感觉，爱，似乎渐行渐远。他正在迈向窗户这边，可是，他们的距离就像电影的拍摄镜头，瞬间变成了一个由近拉远的大远景。她的视域，还是漂移到从前的那个窗户。

甘愿为爱付出代价

那一晚，她知道父亲即将杀害大卫，她安排巧计帮助大卫逃亡，那是一种蒙骗手段(撒上 19: 11 - 17)，有些圣经读者发现，米甲的蒙骗工具是一尊神像，他们会认为这蒙骗责任应归咎于米甲。然而，这个家庭为何出现偶像，以致最后米甲用了这偶像来救了大卫一命？那是极具讽刺的。



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，家里出现这偶像，岂能说就米甲一个人的问题？她冒着生命危险，为了大卫，她出巧计欺哄扫罗，而且为了自保，她还要说谎。这一切，都是罪，尽管她爱大卫，但这爱不会叫她逃过神的刑罚。她要为这罪付出代价，但她，都愿意，就为了爱大卫。

她知道大卫也曾经为了她，付出性命。那时，扫罗利用米甲作为筹码，要大卫以 100 个非利士人的命作为聘礼，实际这是一个陷阱，让大卫陷入非利士人的危险中(撒上 18: 25)。大卫没有拒绝，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夺取了 200 个非利士人的命(撒上 18: 27)，比扫罗要求的多了一倍。这多了一倍，对于米甲，都是大卫用性命表示的爱，而且是双倍的。这份爱，叫米甲甘愿为大卫冒死，即使要她下地狱，她也愿意。

沧海一粟的爱情

然而，大卫逃命以后，她再也没有见过大卫，直到大卫作王了，才把她找（要）回来。这段分隔的时间，她是否曾经想过，那位为她冒死的丈夫，会不会再次冒死回来与她重逢？曾经多少个晚上，她倚靠在那个象征他们彼此为对方冒死的窗户，等候着丈夫在黑暗中遽然出现，攀爬到这个窗户来。



这些浪漫的遐想，最后证明是瞎想。大卫从未出现，对比神托付大卫成就的功业，这窗户的爱情，不过沧海一粟。米甲若是未能认识神的心意，她就永远都无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爱情。米甲的悲哀，大概就是在这个缺失的眼光了。

二人都有新婚姻

结果，她在深夜的窗户等啊等，等到花儿都谢了。等到最后，她的父亲扫罗把她改嫁给拉亿的儿子帕提（撒下称“帕铁”）。讽刺的是，似乎在同一个时间，大卫也分别娶了两位女人亚希暖与亚比该（撒上 25: 43 - 44）。不知道谁先谁后？眼前的事实是，他们各自都有了新的婚姻，米甲不再需要等候了，就让那个窗户的记忆，剪成纸屑，撒落在窗外的黑暗荒野中。

米甲以为爱已经终结，事实上，她必须终结，不然她无法投入她的新婚姻。扫罗给她安排的这男人，虽然不是她首先爱的那位，但帕提爱她。毋庸比较，这位男人永远都无法与大卫攀比，他平庸得像“大卫杀死万万”的万万中的一个，那只是一个衬托大卫的数字。尽管如此，帕提深爱米甲，至少在帕提那里，她不再被当作政治筹码，也不需要愁烦是否拥有神的眼光，就让一切回归平庸，那轰轰烈烈的爱，早已消散在黑暗的荒野。

峰回路转重返皇室

米甲没有想到，大卫登基作王后，把她找回来，为什么要拖到如今才想起她？而且她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。可是，这不是大卫关心的，大卫关心的是他曾经付出了“一百个”非利士人的包皮的聘礼，这拼了命的聘礼曾经深深感动米甲。当大卫提起这 100 个非利士人的包皮，实际是 200 个，他是想唤起从前那份为米甲拼死的爱吗？还是，那只是证明米甲是属于他的说明，他要取回米甲是合法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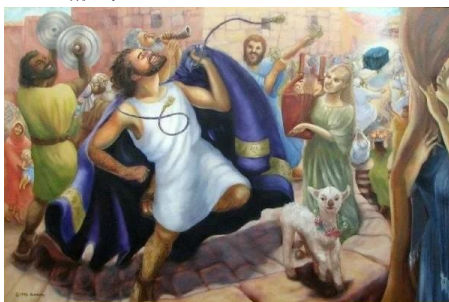
米甲已经无法分辨大卫的动机，反正，一旦回到“皇室”，就脱离不了政治。她情愿也好，不情愿也好，属于大卫的，就必须归属大卫，她毫无选择。这不能违抗的旨意，米甲的现任丈夫只能服从，米甲离开的时候，她的丈夫一边跟在后面，一边哭。（撒下 3: 16）走了好远的路，他的哭声在静谧的路上回荡，泊泊泪水穿透了米甲的心。

从来都没有男人为她哭，她再度感受到这份如死的爱。从前有一位男人愿意拼死为她，如今这位，撕心裂肺，为她而哭断肠。她向前走，不敢回过头去，深怕一回头，她会奋不顾身地投奔他。但，除了大卫，她曾经冒死为他的那位，她再也没有这份激情，去爱。就这样吧，让这段婚姻在他滚滚泪水下淹没和模糊，然后死去。她回到大卫的身边。

苦毒话招更大伤害

如今，从窗户望下去，那位带给百姓祝福的君王，她理应为丈夫感到无比光荣。可是，她竟

然心生厌恶，纵然千万人拥戴他，她却一脸不屑，心里冰冷。等到大卫兴高采烈回来准备给家人祝福时，米甲语言尖酸刻薄，用了强烈的词汇来讥讽自己的丈夫，将大卫的“荣耀”类比为“卑贱”和“无耻地露体”（撒下 6：20）。



如此放肆又不顾君王情面的话，看来只有这位“首席夫人”——大卫的首位妻子才敢说，也吻合她的性格。从一开始，她就是那位敢爱敢恨的女人。

当然，大卫的回应同样尖酸刻薄，他说：“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耶和华拣选了我，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，立我作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，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。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，我要自视卑微。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她们倒要尊重我。”（撒下 6：21 - 22）

米甲没有神的眼光

米甲所践踏的“卑贱”，正是耶和华喜悦的；因此，耶和华使大卫升高。反而，那位自以为“荣耀”的王（米甲的父亲扫罗），却遭到耶和华的废除，成为卑贱。大卫这神的眼光，正正是米甲的盲点，她看到的，是她心里的伤。

大卫没有神的怜悯

倘若大卫也有耶和华的怜悯，那他或许能解读米甲尖酸刻薄背后的真实情绪——那么长的日子，大卫从那个窗户逃命以后，为什么没有再回来接她？多年以后，却强行将她带回来。大卫是否关心她的感受？恐怕大卫无异于所有的男性，他关心的仍然是他自己以及他所做的。



不完全的爱带来伤害

有人说大卫把米甲带回来，是由于作为第一君王扫罗的女儿，她在大卫身边将具有象征性，巩固了大卫在以色列的位置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可能有这样的作用，然而，米甲要是知道自己再度成为政治筹码，她肯定痛恨自己是扫罗的女儿这身份。

曾经她爱得如此纯粹，以致她自告奋勇地向大卫表白。如今，她还在意大卫心里是否还爱她吗？她很矛盾，本来那个窗户等候的心，早已死去。如今却再度被带回这个“窗户”来，过去的思念和撒落荒野的记忆，似乎“死灰复燃”。大卫是否在乎？

当大卫不断强调自己的一切都是耶和华时，为何他不能也以耶和华的怜悯来看待这位“无知”又“卑贱”的可怜女人，却对她尖酸刻薄？米甲的余生是孤独的，圣经记载“直到她死的日子，她都没有生育”（撒下 6：23），这里似乎暗示，她没有性，没有孩子，也可能没有一爱。

作者简介

李子曰，一位常常反思婚姻和学习爱的牧者，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工作，包括婚姻、男性和个人成长等。

转载自公众号“Vmeet”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TmmsVMeAAWqF95fN3-JAg>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s://lts38.net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